

·社会学笔谈·

## 浅议文字易懂性<sup>\*</sup>

卢淑华

80年代初,我在美国俄亥俄大学结识了心理系的统计学教授 R. 克莱尔(Geege, R. Klare)。他毕生研究方向是认知心理学的统计模型处理,探讨应用文字的易懂性(Readability)<sup>①</sup>。这是指在读者水平和内容相同的条件下,如何花费读者最短的时间明了作者要表达的内容。根据 R·克莱尔教授的研究,影响文字的易懂,主要有词和句子两方面的原因。从词的选择上,应多用常用词、有具体内容的词,少用抽象词、动词名词化的词、偏词、怪词等等。从句子的选择上,则应多用短句、陈述句、主动句、肯定句、完整句,少用长句、被动句、否定句、疑问句、套句等等。美国已发展成熟可供操作的指标,通过对文章或新书随机段落的抽查,确定文章易懂的等级。

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所用的文字,应属于 R. 克莱尔教授所研究的应用文字范畴。但目前社会学在某些文章中有一种倾向:热衷于用抽象的、翻译的、不能准确表达意思的词,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现文章水平高。例如,最近我翻阅一篇文章,说的是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,取决于两类因素,一是与生俱有的家庭背景,二是靠个人的奋斗。这原是人人皆知的事实。但研究者却用了“学术”性语言来拔高,把两类因素称作结构性(世袭性)因素和个体性(成就性)因素。其结果是文章难读多了。因为结构性和个体性都是抽象而含糊的词藻,特别是“结构”一词,社会学里几乎用滥。这里把结构性等同于世袭性,个体性等同于成就性,也实在是牵强附会,难以捉摸。社会学的文章不仅专业工作者会去读,非专业人员也会去读,而且非专业的人还要对文章评头品足。因此,为了做到“人人心中所有,人人言中所无”,必须在社会洞察的深度上下功夫,而不是只用几个耀眼难懂的词藻转来转去。目前有一部分青年热衷于介绍国外名著,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。但这些大部头的书,读来总有“隔纸看花”之感,模模糊糊,令人似懂非懂。我认为其中必有对原著理解不深甚至错误的地方。一篇译文,只有做到能用浅显的语言来表达,才算对原著真正理解了。

中文是世界上最简练的文字,历来以短句、短词著称,天然地符合文字易懂的规律。不同于西方文字,它是世界文字中没有发生过儿童阅读障碍的文字。但遗憾的是,目前中文词和句子的结构都受到了西方文字影响,文章出现一些不符合中文语法、难懂过长的句子。这是精华与糟粕取舍的倒置,是应予以纠正的。

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
责任编辑:张宛丽

\* 本文原载《五音》(总第六期),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刊,1999年5月。

①国内有人译为可读性,把它当作文章是否值得一读的意思。这是对“Readability”的误解。